

民间纪事

### 嵩山上的狗尾草

◆ 金鑫

7月6日,小暑,骄阳似火,我们第三巡察组开始对西村镇巡察的第一天,先去最远的村庄——牛角沟了解村情。牛角沟,顾名思义,山脊是一个自然村,一个藏在嵩山皱褶里的村民组。

然而我还是震惊于去牛角沟的崎岖山路了,虽距离其行政村张沟村委只有3公里,开车却整整走了35分钟。刚出村委没多久就变成又窄又颠簸的土路,逶迤盘旋通往山顶,汽车颠着粗气,左右摇晃,艰难地挪动。路两边一会儿是壁立万仞的悬崖,一会儿是垂直百米的采石坑,车子驶过松软的土地不时来一下位移,引得大家阵阵惊呼。愈进愈深,路愈窄林愈密,一只毛蓬蓬的松鼠在路边探头探脑,一只肥硕的野兔一蹦一跳穿路而过,缓和了紧张的气氛,但汗津津的手始终紧紧地握住车顶拉手不敢松。

翻过山顶隐约可见山脚下树丛中掩映的农舍,车子在路边停下,我们排成一行在田埂上行走。柳暗花明,转过一个弯,入村口处有五六个人正坐在高大的杨树下聊天。走近一看,都是村里的大爷大娘,“大爷,咱牛角沟有多少人啊?”大爷笑起来:“总共十多户,常住的就我们这几个人,都姓杨。”“怎么不见年轻人啊,你们住这不闷得慌?”大爷开心地笑起来,用手指旁边一位:“数他年轻,今年65岁,我74岁,打小住这里,习惯了,我都半年没出过村。”我们提议到这位幽默的杨大爷家里走访,他爽快地在前面领路。

走进狭窄的小院,我又震惊于院内盛满水的盆盆罐罐了。原来没有通自来水,吃水靠收集屋顶的雨水,每个房顶一根排水管引到院中的蓄水池中,许多盆罐接的水作为洗衣浇菜的生活用水,水泛黄略有杂质。不大的院中种了一棵枣树一棵李子树,枣树果实累累,有的已经垂到屋檐上,李子又大又红,迎风招展。杨大爷赶紧摘了一小篮李子让我们吃,李子自然熟透,甜纯没有一丝酸味,但每一个都被虫蛀过,可见没有打过农药。杨大爷正在包鸡蛋韭菜馅饺子,盛情留我们中午一块儿品尝,大家赶紧婉言谢绝。

我掏出手机,准备向组长汇报今天的感悟,竟然没有信号。杨大爷神秘地说:“跟我来,有一个地方可以打电话。”我更加好奇,决心去见识一下。我们走出院子,沿一条羊肠小路向东边的山上攀爬,小道遮天蔽日,到了山顶突然豁然开朗,杨大爷说:“村里就这地方有信号,给孩子打电话我们就来这里。”

举目四望,我再次震惊于山顶这一片平坦土地上的狗尾草。坡上没有一棵树,密密麻麻的狗尾草迎风招展,椭圆形的浅绿谷穗互相点头,似向我们问好,更似炫耀它们是这块领地的主人,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高这么集中这么好看的狗尾草。这是三县交界之处,嵩山的峻极峰近在咫尺,远处巩义、登封、偃师的房舍依稀可见,得天地之精华,集岁月之灵气的狗尾草有自己独特的芬芳。

回来后,我把情况逐一汇报给组长,并与镇乡村振兴办公室沟通,镇里当天拉一车水先给牛角沟村民送去。目前正在筹划通水方案,道路拓宽硬化招投标已经完成,计划9月前竣工。路通车后,牛角沟的基础设施也会越来越完善,远离村庄的年轻人将会逐渐回归,杨大爷的笑声肯定更加爽朗。

但我常常想起那漫山的狗尾草,还有那些普通得像狗尾草一样的村民,热情、质朴、韧性,在不被关注的角落里依然生长得顶天立地,给一点儿阳光雨露就绽放出不易觉察的繁花。

二 康梅文依稀还记得,当他到了五岁一月零九天时,他终于说出了个字。他指了指屁股,说:疼。这个词使母亲泪流满面!周亭兰一把抱住他,说:我的儿呀,你终于会说话了!

当时周亭兰正激动呢,她似乎没有领会这个词的意思。她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我的儿呀,天神哪,土地奶奶啊,你不是傻子。你会说话。我儿会说话了!

母亲周亭兰哪里知道,他的感觉和领悟力都是超常的。在这五年一月零九天的时间里,他感受最深切的是一个字:疼。

这个“疼”字是突如其来的。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哭,他的笑是天生的。那几乎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一种功能,每每睁开眼睛的时候,他的第一个表情就是笑。那时候,康家的老老少少,只要一见到他,就会发现:这孩子在不笑。这仿佛是他独有的表情,那微笑是五官拼凑在一起的结果。他的笑容,曾让母亲常年处在怀疑之中,夜不能寐。母亲曾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傻子。

这副笑模样,也曾让奶奶们起过疑心。她们甚至认为“他”就是他母亲的“报应”。她们纷纷用针做些试探,看他到底是不是真傻?从他记事起,当他刚刚会走路时,康梅文就饱尝了“针”的滋味。二房的人用绣花针试他;三房的女用留长的指甲试他;四房的奶奶更绝,把针在油灯上烧红,扎了不流血……他们欺他语迟,欺他不会说话,于是就更加肆无忌惮。于是,在很小的时候,他就模糊地明白了:像是一幅画,朦朦胧胧地明白了:像是一幅画:母亲是犯了众怒了,而众怒是不能犯的。

在很多时候,他的头都是勾着的,他害怕那些眼睛。他只会笑。也只有笑。

母亲周亭兰是治家的女人,她用搜出来的银钱在锁上开了一

家食宿饭店。生意慢慢火红了,她在家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于是,他就掉了几个女人用仇恨做成的陷阱里,日复一日。

从他记事起,当他刚刚会走路时,康梅文就饱尝了“针”的滋味。二房的人用绣花针试他;三房的女用留长的指甲试他;四房的奶奶更绝,把针在油灯上烧红,扎了不流血……他们欺他语迟,欺他不会说话,于是就更加肆无忌惮。于是,在很小的时候,他就模糊地明白了:像是一幅画,朦朦胧胧地明白了:像是一幅画:母亲是犯了众怒了,而众怒是不能犯的。

在很多时候,他的头都是勾着的,他害怕那些眼睛。他只会笑。也只有笑。

母亲周亭兰是治家的女人,她用搜出来的银钱在锁上开了一

宣纸发源地安徽泾县制纸车间五六十名捞纸工人共同作业,成功捞制“四丈宣”,即成品长约13.2米、宽3.6米宣纸的过程,可谓场面宏大、气势磅礴。捞纸师傅说,宣纸手工制作的一百多道技艺都很成熟,捞纸作业凭的是静气,闻令而行,沉着冷静,配合默契。

晚清著名政治家翁同龢曾寄言其弟子:“每临大事有静气。”苏洵的“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李鸿章的“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郑板桥的“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讲的都是这个意思;而元代画家高房山有诗:“不是闲人闲不得,能闲必非等闲人。”能闲也是一种境界,所谓“心闲为贵”。李清照的“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柳宗元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都是写闲情静趣。所谓有静气,说白了即无事能安、遇事不慌,或如王阳明所言:“无事心定,有事心静。”

但静气不是吹出来的。苏东坡所谓“八风吹不动”,便有吹之嫌。

### 胸有静气自从容

◆ 周振国

相传坡公坐禅颇有心得,便赋诗一首:“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写完之后,他很得意,派书童送往好友佛印禅师处。禅师看后,批回俩字:“放屁!”苏东坡一看气坏了,当即乘船过江,找禅师理论。禅师也不理会,哈哈大笑道:“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苏东坡当即醒悟,自觉惭愧。静气更不是装出来的。孔融便闹了出滑稽剧。这位七岁让梨传佳话、但最终被《后汉书》贴上“志大才疏”标签的建安名士,任北海相时曾与来犯的袁绍大公子袁谭兵戎相见,叫人无语的是,将士浴血拼杀,他却读书谈笑,整得跟孔明似的,没曾想兵败城陷,北海大人只身逃往山东,扔下老婆孩子当俘虏。

静气也不是天生的,更不是外带的,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特征会对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事做派形成影响,金钱、权势、出身、相貌等外在条件,也会对一个人的想法和做法产生作用,但都不能从根本上决定或赋予一个人的内在品质。说到底,静气需要涵养或修炼。

朱光潜说:“有趣的灵魂有静气。”按朱先生的意思,这里的“有趣”指有志趣、情趣、才趣等,就如冰心的一句名言:花要有色香味,人要有才情趣。《大学》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人生的目标越明确,意志越坚定,静气越充沛。所以静气需要理想和志向来充盈;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是故静气需要正气来支撑。静气还需要本领来提升。《旧唐书》记载,随李世民南征北战的战将秦琼,能在万马军中取敌将首级。试想,如果不是一身本领,他哪来的勇气和自信?静气也需要智慧来凝聚。诸葛亮空城计虽是演义,但以其才智谋略来看,也算源于生活;而如果不是大智慧,他哪来的镇定和从容,凭一把琴和俩童子,退司马懿十五万大军?

但培养静气一定要进空谷或练打坐吗?或者说,靠这个行吗?刘禹锡“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清静闲适之境,还有苏东坡的打坐参悟,或许有利于修炼心性。但作为社会中人,则必须直面现实,在学习工

作生活中涵养或历练自己。曾国藩说:“人心能静,虽万变纷纭亦澄然无事。静在心,不在境。”王阳明则认为,人须事上磨炼,方能立得住。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渐成趋势的碎片化阅读既浅又泛,恐怕不仅不能滋养静气,还会使人变得浮躁,所以阅读还是要留一点矜持,有所选择,最好能系统地、有深度地读点东西。“学而不思则罔”,读书学习必须和思考结合起来。当前尤其要坚持独立思考,不能听风就是雨,或人云亦云,遇事要多看看、多听听、多想想,努力做到耳聪目明心亮;把学思行相统一,是孔子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提出来的。当下世相繁杂焦灼,躬身实践,用心做事,或许是最好的修行,多做事,多经事,多在实践中摔打,或许困惑犹疑便少了,心便静了,所谓“经事长智,磨事成人”。

当代社会,团队协作和合作共事越来越多,这就需要通过共同的理念和意志,涵养一种共同的从干事创业谋发展的静气,就如宣纸捞纸作业一样;而不像拆烂污牌友玩牌,各自逞能,不懂配合,互相埋怨,甩锅骂娘。

### 新书架

#### 《名作家和他们的衣橱》

◆ 张海香

当今时代,阅读早就不局限于某些人,阅读的人也没有了以往那股子刻板的书呆子形象,而是变得越来越时髦。这本新鲜出炉的《名作家和他们的衣橱》,就是这样一本讲述50位脑力和外表同样迷人的大作家的时髦书。

琼·狄迪恩,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得者,新闻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外媒称她是Celine女王,她曾在80岁高龄亲自为Celine代言。而这不是她第一次出现在广告中,这是1989年她与女儿身穿Gap翻领毛衣为Gap代言。令人唏嘘的是,她的丈夫、女儿后来相继离世。她把服装作为记忆的隐喻,将怀念冷静地、看

似漫不经心地揉进作品里,一如她的着装品位。毫不夸张地说,《名作家和他们的衣橱》里讲到的作家都跟琼·狄迪恩一样,有着让人难忘的公众形象。这本书在讲述这些伟大作家的衣橱的同时,也在讲述名作家本人以及他们的作品,在向我们真实可感地展示他们曾多么动人心弦,并将继续影响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本书含80幅珍贵图片,既有30篇文学与时尚的跨界侧写,还特别探讨了眼镜、西装、帽子等在大作家们衣橱里的地位。相信《名作家和他们的衣橱》会让你重新爱上谁,也会让你与谁一见钟情。

鸟,或小鱼一样在人群中窜来窜去。而小轿车和公交车在马路走走停停,醉汉一样画着不规整的弧线。

前面的路还有很长,连着世界上所有的白天和黑夜,连着春风秋雨二十四节气。

烧烤一条街堪比城市的肺,一张一合把香味儿铺展在夜空中,夜的一辆满载满满的垃圾车从后面疾驶过来。一位戴眼镜的年轻人忙躲闪一边,对这辆垃圾车献上注目礼。那位驾驶垃圾车的女司机头发红红的像火焰,在前方一直燃烧着,直到没人黑夜的尽头。年轻人的思绪正跃过城市的灯光,向着遥远的宽阔之地;向着大海,向与天相接的山峰飞驰。此刻它没有被呼啸而至的垃圾车碾碎,它在路灯下一开一合、一合

### 夜色

◆ 黎筠

一开的像精灵。城市左拥右抱着一栋栋或新或旧的楼房,每一扇窗户都像铜墙铁壁把这个城市的一些人关在外面,只吝啬地将一束束微弱的光泻在空中,落在地上。一对父女走在橘黄色的光芒中,一扇窗户外投出的一块西瓜皮把小女孩儿滑倒了。小女孩儿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自己的衣服笑着对父亲说:“谁丢的炸弹?把我炸倒了,嘻嘻……”小女孩儿好像讨到了什么便宜,她的笑声纷纷扬扬在夜空中飘荡着,纯洁的雪花一样。小女孩儿的手被父亲紧攥着走在街上,她长及膝盖的毛衣裹着瘦巴巴的身子,整个人显得空空荡荡。小女孩儿的心情好极了,此时这个城市仿佛是她一个人的城市,她幼小的心扑扑愣愣地向着这

个城市绽放。父亲几天前说:“咱们打工的孩子在城市上学不容易,周末只要考双百分就给你买一件红色的新毛衣,把你妈的旧毛衣换下来。”

夜晚是一件神秘的外衣,把小女孩儿的喜悦和父亲的忧愁装了进去。街上的车越来越多,父亲把小女孩儿攥得更紧,生怕她像一滴水在杂乱的空气蒸发掉。父亲和小女孩儿最终拐进了书店,父亲的背很单薄,街上黄的灯绿的灯,交替着投射在他的背上。

夜色渐浓。大地上的寒气薄薄地升起,丝绸一样把整个城市卷起来,甚至弄出了窸窣窸窣的声音。大街上的脚步有些凌乱,有的快起来,有的慢下来。人们的心在黑夜晃荡着,他们在灯光的河中或呆滞若笨

些,让我给你暖暖。起初,康梅文还是没敢靠得太近。不过,康梅文看见,它眼光很和善,没有伤他的意思。

有一段时间,他每天都盼着它来,它是他唯一的朋友。那天,他看见它是飞过来的。它飞到了墙上,先是一片蓝色,尔后那蓝色里就像是幻化出了一个带羽的仙人……他看见它的影子又幻化了,黄黄的一片,又幻化成了原来的样子,毛茸茸地贴在墙上,给他摇了摇尾巴。

就在这一日,母亲才发现了那些针扎出来的日子。这天晚上,母亲特意烧了一盆热水给他洗澡。在灯下,母亲发现了他身上的针眼。那针眼密密麻麻。母亲先是愣了一下,说你真脏啊,身上怎么这么多虱子?可她很快就发现,那不是虱子,那是一个一个的“疼”。

就在这一日,母亲才发现了那些针扎出来的日子。这天晚上,母亲特意烧了一盆热水给他洗澡。在灯下,母亲发现了他身上的针眼。那针眼密密麻麻。母亲先是愣了一下,说你真脏啊,身上怎么这么多虱子?可她很快就发现,那不是虱子,那是一个一个的“疼”。

在母亲掉泪的时候,他又笑了。第二天,他一个人待在柴房,昨天被母亲打过的屁股还很痛。迷迷糊糊地,他睡一会儿,醒一会儿。恍惚中,他又看见了“黄公公”,“黄公公”仿佛什么都知道。

隔天,三奶奶、四奶奶的嘴全烂了,肿得像烂桃,说话呜呜拉拉的,一个多月都没好。

这一次,康梅文又笑了。他笑得很不一般。

康梅文虽小,但心里已经知道,那恨是对着母亲的,他不过是母亲的替身。所以,他不说。这次,就在母亲给他洗澡的时候,他说了一串话。这些话又一次使母亲泪流满面。他说:娘,我会背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母亲愣了,母亲说,你跟谁学的?他说:我没偷,拾的。

母亲说:拾的?康梅文指了指天空,说:从墙那边拾的。

就是这句话,母亲一下子站起来了,她手里的毛巾“砰!”一下掉进了水盆里。母亲抱住他,一下子泪流满面,说:我的儿呀!

夜里,母亲一边摇着纺车,一边开始教他认字了。母亲用干树枝扎成一捆一捆的小棍棍,用那些小棍棍在地上给他摆成:天、地、人、手、口……让他学着认。



帆帆无恙挂秋江(国画) 袁士珍

### 灯下漫笔

#### 夜色

城市的街道有的清晨入梦,有的午夜醒来,一条街有一条街的气质,一条街有一条街的温度。晚七点多钟,城市东边的烧烤一条街飘来一阵阵杂人孜然麻料的焦糊的肉香,城市中心的服装一条街却响起了刺刺啦啦的关门声。这毫无乐感的关门声对店主入却是一种悠扬的音乐。一个着红色超短裙的老板娘把一串钥匙塞进皮包,买一串糖葫芦一边吃一边甩开长腿,屁股一扭一扭的。晚来了,倦鸟已经入林,她只想早点飞回家。早晨她留在家里的气氛正一点一点地消散,家里的小狗焦躁地透过窗户向外眺望,夜色眯了小狗的眼睛,它饥饿的胃在腹腔里敲着鼓点。

一群一群的人踏入黑夜,正如一颗颗星步入夜空。倏然,一声炸雷般的声音响起:“快闪开!快闪开!”一辆满载满满的垃圾车从后面疾驶过来。一位戴眼镜的年轻人忙躲闪一边,对这辆垃圾车献上注目礼。那位驾驶垃圾车的女司机头发红红的像火焰,在前方一直燃烧着,直到没人黑夜的尽头。年轻人的思绪正跃过城市的灯光,向着遥远的宽阔之地;向着大海,向与天相接的山峰飞驰。此刻它没有被呼啸而至的垃圾车碾碎,它在路灯下一开一合、一合

家食宿饭店。生意慢慢火红了,她在家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于是,他就掉了几个女人用仇恨做成的陷阱里,日复一日。

从他记事起,当他刚刚会走路时,康梅文就饱尝了“针”的滋味。二房的人用绣花针试他;三房的女用留长的指甲试他;四房的奶奶更绝,把针在油灯上烧红,扎了不流血……他们欺他语迟,欺他不会说话,于是就更加肆无忌惮。于是,在很小的时候,他就模糊地明白了:像是一幅画,朦朦胧胧地明白了:像是一幅画:母亲是犯了众怒了,而众怒是不能犯的。

在很多时候,他的头都是勾着的,他害怕那些眼睛。他只会笑。也只有笑。

母亲周亭兰是治家的女人,她用搜出来的银钱在锁上开了一

### 连 载

#### 河洛图

#### 李佩甫

河洛图 李佩甫 河南文学界 最新长篇十年打磨 倾力之作

河洛图 李佩甫 河南文学界 最新长篇十年打磨 倾力之作

河洛图 李佩甫 河南文学界 最新长篇十年打磨 倾力之作

河洛图 李佩甫 河南文学界 最新长篇十年打磨 倾力之作

河洛图 李佩甫 河南文学界 最新长篇十年打磨 倾力之作

河洛图 李佩甫 河南文学界 最新长篇十年打磨 倾力之作

河洛图 李佩甫 河南文学界 最新长篇十年打磨 倾力之作

河洛图 李佩甫 河南文学界 最新长篇十年打磨 倾力之作

河洛图 李佩甫 河南文学界 最新长篇十年打磨 倾力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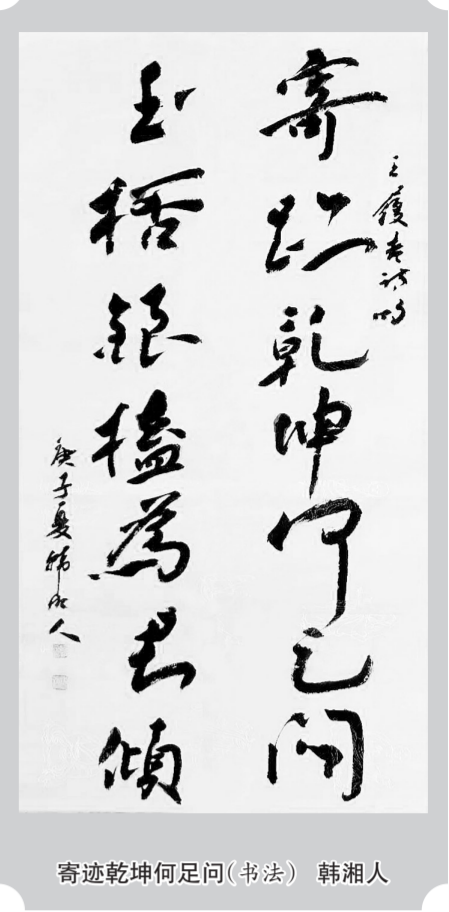
河洛图 李佩甫 河南文学界 最新长篇十年打磨 倾力之作

河洛图 李佩甫 河南文学界 最新长篇十年打磨 倾力之作

河洛图 李佩甫 河南文学界 最新长篇十年打磨 倾力之作

河洛图 李佩甫 河南文学界 最新长篇十年打磨 倾力之作

河洛图 李佩甫 河南文学界 最新长篇十年打磨 倾力之作



奇势乾坤何足问(书法) 韩湘人

### 挂在墙上的斗笠

◆ 曹春雷

下乡时,在一个村子的集市上,看到有卖斗笠的,便买了一顶——如今即便是在乡村,也很少见到斗笠了,并不戴,回到城市后,挂在书墙上。深夜里,读书写字累了,抬头看一眼,心中似乎就有时光的云烟,袅袅升起。

斗笠一般是用竹篾编的,结实,耐用。常有耍怪顽皮,一屁股蹲进祖父反扣在地上的斗笠里,并不会坐坏,祖父也只会是眯咪眯地,抱起孩子来,点一下他粉嫩的小鼻子,然后把斗笠戴在自己头上,惹孩子伸出小胖手,啾啾呀呀伸手去够。

这是温馨的一幕。母亲说我小时就是这样,喜欢坐祖父的斗笠,如果祖父戴在头上,就在祖父臂膀里,努力去揭下来,然后在祖父的帮助下,费劲地扣在自己头上,即便这斗笠会把自己整个脸埋在里面,也乐此不疲。

及至我读小学时,村里也很少见伞和雨衣。小雨时,戴斗笠。雨大一点,就头戴斗笠,身上披着化肥袋里面的那层透明塑料纸。这样的打扮也着实有趣,如果腰间再掖上木头做的剑,就像是古代的侠客,着一身白,踏雨而行。

祖父专门给我编了一个适合我戴的小斗笠。常常在微雨中,我们祖孙俩,静坐在村南河滩上,各执一根鱼竿,钓鱼。鱼钩,是用祖母的缝纫针烧红后拗弯的。一大一小两个背影依着。一大一小两个斗笠很着。

在夏日,祖父去田野,回来时,斗笠不是戴头上,而是端在手上的。翻着的斗笠里,盛满了各种野果,野莓、野葡萄什么的,有时候,还会有甜瓜、小西瓜之类的。并不是从人家瓜地摘的,是野生的。今天想来,大概是鸟儿无意间播种的吧。每次祖父回来,我都迎上去,端过斗笠来,兴冲冲找野果吃。

祖父也曾种过西瓜,收获时,推车去镇上卖,我乐颠颠跟在后面,等着到了镇上,卖了钱,去供销社买些好吃的。有一次在路上,突然下了大雨,祖父将他的斗笠戴在我头上,又将他的汗衫脱下,围在我肩上,自己却光着上身,推车走在雨中。

至今我还记得那一幕,雨瓢泼,祖父湿淋淋的,扭头冲我笑着。

祖父去世后,仓房里挂着十多个他编的斗笠。祖母不舍得卖,说留着做个念想。后来,祖母也去世了,我的父辈们分了那些斗笠,也是为了留个念想。斗笠里承载的,有岁月,也有爱。